

奥尔巴赫的理想一定是做一位已经熄灭了对世界的爱,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完人,他希望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语文学家们都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世界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和超越,并进而能够真切和客观地去认识它们。

题图:伊斯坦布尔,1940
资料图片

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是完美的

沈卫荣



出生于德国萨克森的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 Victor, 1096—1141)是12世纪前半叶欧洲的一位天主教教士,生平不显,以文章名世。他的《知识论》(*Didascalicon or On the Study of Reading*)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世纪欧洲艺术指南,书中有不少文辞隽永、意味深长的箴言式名句,深得人心,迄今常为人援引和称道。例如,其中有一则题为“论异乡”(On a Foreign Soil)的文字,若先知授记,超越时空,于今读来依然似醍醐灌顶,发人深省。

“论异乡”见于《知识论》第三卷第十九章,篇幅短小,兹先试译如下:

最后,要建议的是异乡,因为它也给一个人以历练。对于那些作哲学思考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一片异乡。不过,就像某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

我不知道故土以怎样的甜美吸引一个人,

而且它也不烦恼[即使]他应该会把它完全遗忘。

因此,对于历练丰富的心智来说,它是德行的一个巨大的来源,即一步一步地学习,先在可见的、瞬息万变的事物中做出改变,以至后来它或可以将它们整个地放下。那个发现他的家乡甜美的人还是一位稚嫩的初业行人;把所有土地当作故土的人,他已经是强大的。但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他是完美的。那个稚嫩的灵魂把他的爱固定在了世界的某个地方;那位强大的人将他的爱延伸到了所有地方;而那个完美的人则熄灭了他的[爱]。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居住在异乡,我知道有时离开一户农家棚屋的狭窄的灶台会给[一个人的]心灵带来多大的悲伤,我也知道,后来它又是如何直率地鄙视大理石的炉边和金碧辉煌的厅的。[1]

这个段落于今或已多为人知,这当感谢上个世纪欧洲文学研究大家、犹太裔德国学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先生。1952年,奥尔巴赫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世界文学的语文学》(*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讨论在二战后的新形势下,如何将歌德率先倡导的“世界文



自小客居他乡的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

学”建设成为一门超越民族文学,凸显人文主义关怀和历史真实的语文学学科。他在文中强调:“不管如何,我们的语文学的家园是地球;民族已经不再能够是[它的家园]了。语文学家所继承的最宝贵的和最不可缺少的自然还是他的民族的语言和教养;然而,它只是在[与它们的]分离和超越中才能起作用。在已经变化了的情形下,我们必须返回到那个前民族的、中世纪的教养就已经掌握了认知,即精神不是民族的。”[2]

奥尔巴赫主张世界文学既不是单个的民族文学,也不是民族文学的总和,而是指在具有个性的各民族的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普遍的、综合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历史真实,而人文精神应该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所以,他在文章的结尾引

述了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这段箴言:“那个发现他的家乡甜美的人还是一位稚嫩的初业行人;把所有土地当作故土的人,他已经是强大的。但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他是完美的。”

奥尔巴赫写作此文时所处的那个二战后的世界,是以“贫困了的和异乡”(paupertas und terra aliena)作为表征的,而自1930年代因受纳粹迫害进入流亡状态的奥尔巴赫自然对雨果的“异乡说”有十分切身的体会,流亡异乡的历练或早已把他锻炼成为一位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完人,所以,这段雨果七百多年前所说的意味深长的话,到他这里听起来就像是夫子自道了。随着奥尔巴赫这篇文章发表后于国际学界产生的巨大和持续的影响,圣维克多的雨果的“异乡说”也开始于世间流传开来。

继奥尔巴赫之后,多次引用和讨论圣维克多的雨果之“异乡说”的学者即是当代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先生。萨义德是奥尔巴赫最知名的崇拜者,他不但把作为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奥尔巴赫视为自己的前辈学术同行和偶像,而且还把他尊崇为欧美学术史上最伟大的语文学家之一,并公然声称自己是他的衣钵传人。[3]一位名满天下的巴勒斯坦裔学者如此公然推戴一位犹太裔的前辈学者,实在异乎寻常,足见二人之学术和思想的契合是多么的深邃和稀有。奥尔巴赫这篇文章原以德文发表,近二十年之后,萨义德亲自操刀把它译成英文,还专门写了按语,把它介绍给英文读者[4]。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一文中引自《知识论》的那段文字,不管是在奥尔巴赫的德文原作中,还是在萨义德的英文翻译

中,都以拉丁文原貌出现。对于奥尔巴赫这一辈杰出的欧洲语文学家而言,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研究者,阅读拉丁文古典名著不过是他们做学术研究的日常,文章中直接引用拉丁文原作也是平常之事。但这对于萨义德等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文学学者而言则不见得还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虽然萨义德在那篇译文中为保持原著风格照录了拉丁文原文,但在他以后发表的著作中,凡引此段落者,均引用已于1961年出版的《知识论》的英文译文。

众所周知,萨义德也是一位自小就客居他乡的流亡者,圣维克多的雨果的,或者说奥尔巴赫的“异乡说”,在他这里引发了十分强烈的共鸣。显然,萨义德也是一位要把整个世界当作异乡的完人,在他的著作中,萨义德多次引用了雨果“论异乡”的这个段落,并对它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诠释。

例如,于《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之“全盛时期的现代英法东方主义”(Modern Anglo-French Orientalism in the Fullest Flower)一节中,萨义德讨论了“世界文学”与东方主义的关联,提到了奥尔巴赫的力作《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和他的宏文《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他对作为语文学家的奥尔巴赫对当时的“世界文学”所作的深刻反思推崇备至,指出奥尔巴赫强调的在涉及其他民族文化和文学时的那个人文主义传统对于理解东方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萨义德认为奥尔巴赫将《知识论》中那个“论异乡”的段落作为他那篇宏文的结尾绝不是平白无故的,它所要传达的意思是:“人越能离

开他的文化家园,他就越容易能够对它做出评判,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若要真切地看清[世界],人就必须带着这种精神的超脱和大度。带着这个同样的亲密和疏离的结合,人也就更容易对自己的和他人的文化做出评价。”[5]换句话说,若要真切、客观和理性地认识自己的家园和世界,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当作异乡,与它们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和超越。

继《东方主义》之后,萨义德发表的另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是《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出版于1994年。耐人寻味的是,萨义德竟然也将对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这段话的引用和他对之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作为这部力作的结尾。他说:

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一位来自萨克森的十二世纪的僧人、圣维克多的雨果的一段令

(下转3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i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绘画:
Michelangelo Caetani
但丁《神曲》图绘,1855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